

# 汉语句式的跨语言观\*

## ——“把”字句与逆被动态关系商榷

张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要** 文章针对叶狂和潘海华(2012b)试图证明“把”字句是平行于作格语言逆被动句的说法提出事实和理论两方面不同的意见。首先用事实说明汉语的“把”字句不一定是针对宾语的一种句法操作,然后分别从句法成分和论元角色两个角度论证“把”字的宾语也不一定是句法降级,从参与者、影响性、有定性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把”字句的高及物性。此后,文章在吕叔湘(1987)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证据论述汉语不是作格语言,讨论了受格与作格选择的话语功能动因,揭示了被动式与逆被动在各自所处的语法系统中分别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法过程。与被动态和逆被动态进行全方位比较,汉语“把”字句各方面的句法语义特征都与这两种语法过程渺不相涉。通过汉语“把”字句的实际运用统计观察,得出“把”字句在汉语中系统性价值的结论。

**关键词** “把”字句 逆被动 作格的话语动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4)06-0587-14

### 1 引言

汉语“把”字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各种角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基本都是在最初的研究结论(王力 1943,1944;吕叔湘 1948)基础上不断补正,对这一句式的句法语义特征的认识日益丰满。最近我们看到叶狂和潘海华(2012b,以下简称“叶、潘文”)的文章,第一次把汉语“把”字句全面比附于其他语言的一个常见句式,该文作者力图挑战“把”字句为汉语特有的成说,试图证明“把字句是平行于作格语言逆动句(antipassive)的一种句式,属于语态(voice)现象,可以归入跨语言共性行列”。我们认为,这个新看法的提出,不仅涉及如何认识汉语“把”字句相关的句法事实问题,更涉及如何系统地认识一个句式在本族语言中的地位以及句子表达功能的跨语言比较的理论问题。

本文首先讨论汉语“把”字句的事实认定问题,然后讨论逆被动所牵涉到的汉语与作格语言的功能异同问题。

### 2 汉语的“把”字句是不是针对宾语的一种句法操作

叶、潘文所有讨论的出发点是,认为“把”字句是“作用于及物句论元结构的宾语”的一种句法操作。

[收稿日期] 2014年1月9日 [定稿日期] 2014年10月24日 doi:10.7509/j.linsci.201410.029200

\* 文章曾在“汉语句式研究学术研讨会”(2013年5月,南昌)和“第四届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小型研讨会”(2013年12月,香港)宣读,得到蔡维天、胡建华、黄正德、石定栩等先生的意见。投稿后得到《语言科学》审稿人的重要意见,修改过程中同事刘探宙的意见使我受益良多。谨对以上批评者致以感谢,文中所存错谬由作者本人负责。

什么是及物句论元结构的宾语?叶、潘文没有正面给出定义。在一个题注中,作者谈及受格语言与作格语言的A、O和S三个成分时,说“汉语没有格标记,只能从语序和位置上观察”,这个说法,与国内通行的以朱德熙(1982)为代表的语法体系宾语定义是一致的。在这样的语法体系里,“把”字的作用能否看成是针对宾语的句法操作呢?我们注意到,朱德熙(1982:187)曾明确地说:“过去有的语法著作认为‘把’字的作用在于把动词后头的宾语提前,……这种说法是有困难的,因为大量的‘把’字句是不能还原成‘主-动-宾’句式的”。他举出的例子有:

- |               |                   |
|---------------|-------------------|
| (1)把换洗衣服包了个包袱 | (2)把壁炉生上火         |
| (3)把铁块儿变成金子   | (4)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新房子里去 |
| (5)把大门贴上封条    | (6)把画挂在墙上         |
| (7)把话说得婉转些    | (8)把一个南京城走了大半个    |

事实上,汉语“把”字句的研究,如果从王力(1943)算起,至少也已有了七十年的历史。从吕叔湘(1948)起,就对“提宾”的说法表示了质疑,提出很多“把”字宾语难以还原为其后动词的宾语的例子,如:“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吕叔湘(1965)进一步提出了多种不可“改成中性句”的“把”字句例子:

- |                  |                      |
|------------------|----------------------|
| (9)炸弹把教室楼炸坏了一个角  | (10)他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     |
| (11)我已经把这段唱词录下音来 | (12)请你今天就把这个报告起个草    |
| (13)我已经把大门上了门    | (14)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搞出个名堂来 |
| (15)把这块地分成三小块    | (16)不能把节约叫做小气        |

这些例子共同的特点在于,句子里动词的后面都有一个宾语,如果把“把”字的宾语“还原”到动词之后,没有合理的句法位置。

句法理论上,自从Thompson(1973)起直至Huang et al.(2008)都曾想过各种办法解释这些例子,用所谓“外宾语”(受影响者)和“内宾语”(句法上的受事宾语)给不同的名词以句法安置,这是面对现成“把”字句的格局做出的解释,仍然无法证明“操作宾语”的句法过程。

以上事实数十年来得到汉语语法学界的共同认可,无须赘言。我们重新引述在这里,主要还是想强调,说“把”字句是针对宾语的句法操作,会遇到巨大的困难。除了以上事实外,我们进一步看到,有些例子里,与其说“把”字的句法变化是针对宾语的操作,毋宁说是针对主语。例如:

- (17)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红楼梦》)  
 (18)把你怕成那样?(引自詹开第 1983)  
 (19)真把老太太乐坏了(引自詹开第 1983)

有的是针对领有者。例如:

- (20)他不服从命令,所以把他免了职  
 (21)我把论文拟好了提纲  
 (22)我把牛仔裤剪去裤脚

我们注意到有的句法学派处理上述部分事实的时候采用“小句(small clause)分析”的办法,如“炸弹把教室楼炸坏了一个角”这个例子,可以先把“教室楼坏一个角”分析为结果小句,然后让其中的小句主语提升为主动词“炸”的宾语,最后用“把”提升。即便如此,上面举出的很多例子,也很难推断出所谓“结果小句”是什么。例如:

- (11')\*这段唱词下音来(< 我已经把这段唱词录下音来)

(12')\* 这个报告一个草( <请你今天就把这个报告起个草)

(14')\* 这个工作出个名堂来(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搞出个名堂来)

(16')\* 节约做小气( <不能把节约叫做小气)

(22')\* 牛仔裤去裤脚( <我把牛仔裤剪去裤脚)

形态语言里判断一种句法操作是不是针对宾语的,大多有明确的形式标记可循;汉语尽管没有明确的宾语标记作为辨识依据,但是,如果断言某种句法成分是宾语句法操作的后果,那就至少应该能够给出操作过程的令人信服的展示。以上的讨论显示,不论按照传统语法“还原”为宾语常规句法位置的要求,还是按形式句法小句分析法来推导,都无法证明汉语“把”字句是针对宾语的一种系统性的句法操作。这说明,所谓“把”字句“作用于及物句论元结构的宾语”的说法,作为一种论证的前提,是面临很大困难的。

### 3 “把”字的宾语究竟是句法提升还是句法降级

叶、潘文另一个基本点是:“把”字的作用是使其后宾语实现句法降级:“把字句的句法派生……就是对动词的直接宾语进行降级或隐现操作,使其成为间接宾语”。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叶、潘文把汉语“把”字视同英语里那样的介词。汉语介词语法上的虚化并不像英语那么彻底,“把”字区别于一般介词的个性更鲜明些(如我们可以说“把不把我放在心里”),因此,是不是一旦做了“把”字的宾语就像英语里做介词宾语那样降级了,需要从更广的视野,综合考虑系统性的汉语事实,才能得出全面的认识。这一部分,我们将从句法成分的性质和论元角色角度分别摆一摆有关的事实。

#### 3.1 从句法成分看提升还是降级

说“把”字的作用使其后的角色由原来的直接宾语而降级为低于直接宾语的句法成分,也会遇到困难。且不说有相当多的学者已经把“把”字后的成分看成次话题(次话题与直接宾语句法地位孰高孰低还未有定论)。例如:

(23)剥了橘子皮>把橘子剥了皮

(24)教练调整了林书豪场上位置>教练把林书豪调整了场上位置

(25)他们终于找出了问题症结>他们终于把问题找出了症结

一般认为,右边的“把”字句是由左边的定中结构分裂生成。不管“把”后的“橘子”、“林书豪”、“问题”定性为什么,至少是独立的论元成分,而相应的非“把”字句里的“橘子”、“林书豪”、“问题”都是定语。从依附性的定语变成独立的论元成分,句法地位获得了提升,而不是降低。

#### 3.2 从论元角色看

“把”字句的“操作宾语”和“句法降级”观是相关联的。当我们看到“把”字操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宾语、“把”字的性质也并不简单等同于普通介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汉语“把”字作用的另外一些重要事实。论元角色就是不容忽视的方面。语法理论中一直有“论元层级”和“论元选择次序”的说法,尽管理论细节尚有分歧(见徐烈炯和沈阳 1998),有些基本倾向是有共识的,如施事最高,受事、客体其次,其他角色低于这几个。“把”字的宾语是什么角色呢?过去一般认为是受事,徐烈炯(2000)对这一角色做了更为细致的辨析,主张定名为“置事”(Disposed-of)。这个角色与通常所说的“受事”(Affected, Patient)和“客体”(Theme)部分重叠。照徐的文义理解,置事的论元等级地位应该高于工具、处所和受使等角色。那么,我们看看以下现象:

- (26)把手捂在耳朵上(引自马真 1985)  
 (27)把刀砍在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上(同上)  
 (28)何必把火烧到你身上去(同上)

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是工具成分做了“把”的宾语。

- (29)把一个红碗两个黑碗上贴了名字(引自詹开第 1983)  
 (30)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边加个“小”字(同上)  
 (31)把牌子上写个数目(同上)

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是处所成分做了“把”的宾语。

- (32)把红鱼要一点不差的朝着他  
 (33)山东话响亮而缠绵,把“腿儿”等字带上嘟噜(同上)  
 (34)把壶嘴挨在唇边(同上)

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是受使(causee)成分做了“把”的宾语。

“工具”、“处所”和“受使”角色不仅句法上很难做宾语、总是实现为旁语,其论元角色身份也都是明显低于“置事”的角色。这些较低的角色,经过“把”字的处理,成为了置事,如果仅仅看作旁语之间的句法转换,就会忽略了“把”字使它们论元角色大幅提升的语法事实。

### 3.3 从及物性关系看

叶、潘文说:“我们知道,宾语如果由旁格来实现,就意味着动词失去了直接宾语,就是去及物化,失去及物性,当然更不会有高及物性了。前面已经证明,‘把’字句的把后 NP,都是来自动词后的宾语论元,说明动词已经失去宾语,去及物化了。”我们前边已经说明,“把”字作为一种句法操作,既不总是针对宾语,也不一定是句法角色的降级,那么这是不是像叶、潘文所说的“去及物化”,也就大可怀疑了。

及物性概念,涉及多项句法语义参数,如动词编码几个参与者、完全影响还是部分影响、“把”字宾语是有定还是无定的等(参看 Hopper & Thompson 1980)。这里我们简单讨论几个主要参项。

#### 3.3.1 动词编码几个参与者?

谈及逆被动现象,所有句法论著都认同的一个看法是,逆被动句比起相应的常规句式,减少了一个主要论元角色,原来的及物句变成了不及物句,也就是说,相对于常规句子里动词编码两个参与者,逆被动句的动词只编码一个参与者。汉语的“把”字句也是这样的语法过程吗?前面的讨论已经显示,语言事实很难支持汉语“把”字是使常规宾语降级的说法,现在我们进一步要说明的是,“把”字的作用不仅不是降级,它的作用要重要得多,它至少是编码了动词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许多语法研究论著在讨论到英语句子“loaded the hay…”的时候,习惯于用汉语“把”字句来对译:

- (35)a. I loaded the hay onto the truck.                      b. I loaded the truck with the hay.  
       我把干草装卡车了。                                      我把卡车装了干草了。

讨论这一对例子都是为了说明 a 句里完全受影响的是 the hay“干草”,b 句里完全受影响的是 the truck“卡车”。英语的句法策略是,让完全受影响的做直接宾语,不完全受影响的使用介词,标记为旁语;汉语则使用“把”字来标记完全受影响者。英语的上述策略,只有在两个相关的名词都是有定形式时有明显的对比,如果 hay 是不带定冠词的光杆形式,也不一定有完全受影响的意义;汉语则不管名词是定指形式的(那些干草/那辆卡车)还是光杆形式的(干草/卡车)，“把”字赋予的完全受影响义同样明显。据李思旭(2012)对世界上属于不同语系的二十几种语言的调查,都是让不完全受影响的那个角色受贬

抑——或用介词标记为旁语,或用格标记等其他手段。没有在完全受影响角色上加介词而不完全受影响角色不加标记的。

这个事实说明,首先,汉语“把”不是标记旁语的介词;其次,“把”在汉语里有更重要的句法作用,它是使完全受影响的成分得到语法编码的一种手段。

这样看来,“把”字不仅没有使动词减少了一个论元角色,反而更明确地标明了句子里受影响性最强的那个角色。

另外,叶、潘文强调使用“把”的句子“动词已经失去宾语,去及物化了”,“把橘子剥了皮”这样的句子,不仅没有失去宾语,而且,使得“剥了橘子皮”这样的单及物格式变成了双及物关系,不能算作去及物化,反而是增强了及物性。

大量事实证明,“把”字的宾语不仅不能省去不说(比较,“被”字的宾语常常可以省略),而且负载着重要的句法和语义负担:语义上,它体现了更彻底的受影响性;句法上,它常常是体现为完成体。

### 3.3.2 完全影响和部分影响

Hopper & Thompson(1980)指出:在作格语言中逆被动结构常用于表达部分意义,该功能在作格语言的主要群体中都存在,包括澳大利亚语言、波利尼西亚语言、爱斯基摩语言及高加索语言。在汤加语中允许出现在作格小句中的动词在小句为作格时带完全 O,当小句为逆被动结构时带部分 O:

(36)a. Na'e kai-i 'a e ika 'e he tamasi'i.

PAST eat-TRANS ABS DEF fish ERG the boy

过去时 吃-及物 通格 限定 鱼 作格 那 男孩

The boy ate the fish.

那孩子吃掉了鱼

b. Na'e kai 'a e tamasi'i 'i he ika.

PAST eat ABS DEF boy OBL the fish

过去时 吃 通格 限定 男孩 旁格 那 鱼

The boy ate some of the fish.

那孩子吃了一些鱼

关于汉语“把”字句体现的“完全影响性”,张伯江(2000)有过讨论,举的例证是:

(37)a. 他把酒喝了。

b. 他喝了酒。

可以看出,与上面汤加语的例子比照的话,“把”字句恰恰不是相当于逆被动式。

我们关于“完全影响”的说法曾经受到这样的质疑:“但是有一些“把”字句动词后可以带吕叔湘(1948)所说的‘偏称宾语’,如‘把一盏酒淹一半在阶基上’,‘怎肯把军情泄露了一些儿’,淹的显然不是全部的酒,泄漏的也不是全部军情。”(沈家煊 2002)这并不能说明“把”字编码的不是完全受影响的角色,否则为什么不说“把一盏酒的一半淹在阶基上”、“把一些儿军情泄露了”呢?为显示这种差别,我们把原编号为(9)-(13)、(15)的例句作了改换,形成六组对比例句:

(9')a. 炸弹把教室楼炸坏了一个角。

(10')a. 他随手把这本杂志翻了几页。

b. ? 炸弹把教室楼的一个角炸坏了。

b. ? 他随手把这本杂志的几页翻了。

c. \* 炸弹把一个角炸坏了教室楼。

c. \* 他随手把几页翻了这本杂志。

(11')a. 我已经把这段唱词录下音来。

(12')a. 请你今天就把这个报告起个草。

- b. ? 我已经把这段唱词的音录下来。                      b. ? 请你今天就把这个报告的草起了。  
 c. \* 我已经把这段音录下唱词来。                      c. \* 请你今天就把草起个报告。  
 (13') a. 我已经把大门上了闩。                      (15') a. 把这块地分成三小块。  
 b. ? 我已经把大门的闩上了。                      b. ? 把这块地的三小块分成了。  
 c. \* 我已经把闩上了大门。                      c. \* 把三小块分成这块地。

以上对比清楚显示的事实是,“把”字并不用于编码部分受影响的成分。

### 3.3.3 “把”字宾语的有定性和无定性

叶、潘文为了附会逆被动态句子里被降级宾语的无定性,提出了汉语“把”字所带宾语也可以是无定性的事实:“‘把’后 NP 通常为有定早已为学界共识,‘把’后 NP 为无定的情况也有,宋玉柱(1981)、王还(1985)、陶红印和张伯江(2000)、Jiang et al. (1997)等都有这方面的论述,不再重复。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把’后 NP 的有定性没有主语的有定性强。如‘人没了’可以,‘(一)个人没了’不好,但‘把个人没了’却可以。同样,‘个凤姐病了’不好,‘把个凤姐病了’很好,似乎比‘把凤姐病了’还要好一些。这些差别和逆动式的旁格宾语通常是无定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事实上,陶红印和张伯江(2000)通过大量实例观察,明确得出结论是:“第一,各类无定把字格式在现代汉语中都是受限的,数量上远远少于近代汉语。第二,‘把个+不及物动词’在近代汉语晚期为一常见格式,其功用是描写外在事物导致人物的心理情绪的变化。现代汉语中‘把个+不及物动词’的格式基本上不存在。……在这样的句子的基础上讨论‘把’字句的理论问题不能不说是十分危险的。”

汉语“把”字宾语以有定形式为压倒优势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也就是说,逆被动句里那个降级的宾语以无定身份为绝对主流,汉语“把”字句里“把”的宾语以有定身份为绝对主流。这是明显的对立。

### 3.3.4 及物性:句法观还是语义观?

汉语“把”字句的高及物性本是多数学者都认可的事实,我们提出上述三点进一步的论证,为的是更充分地用汉语的句法事实说明:“把”字的使用,不仅不是降低及物性关系的句法手段,反而是增强及物性关系的手段。叶、潘文在讨论 Hopper & Thompson(1980)的例子“a. I drank up the milk.”和“b. I drank some of the milk.”的对比时不承认 a 句及物性高于 b 句,认为“如果我们只从句法上观察动词,就会发现 a 句中的 drink 其实是不及物的,因为其后带介词 up, b 句的 drink 则是及物的。”这样的判断显然违背了 Hopper & Thompson(1980)所说“及物性”的原意,拿汉语事实来看,如果说“我爬山了”及物性高于“我爬上山了”、“我推门了”高于“我推开门了”,显然不符合我们对“及物性”的一般理解。

## 4 作格语言的语法标记理据以及语法过程的目的

### 4.1 汉语是作格语言吗?

所谓逆被动现象,一般认为是作格语言的主要句法操作,人们称之为“逆被动”就是因为它在作格语言里的地位大致相当于受格语言里的被动式。“作-通格语言”和“主-受格语言”(以下简称为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译名据吕叔湘 1987)是人类语言的两个主要大类。一般说来,受格语言大多有被动化的句法手段,作格语言则大多有逆被动化句法手段。如果汉语在系统上属于作格语言,那么存在逆被动句法手段才比较自然。

汉语不是作格语言,至少有以下句法证据:

第一,受格语言与作格语言最主要的语法区别,“主要是看二成分句里的名词向三成分句里的主语

看齐,还是向那里的宾语看齐”(吕叔湘 1987),即,单论元句中的惟一论元(S),在受格语言里是与双论元句的施事论元(A)取得一致,在作格语言里则是与受事论元(P)取得一致。吕叔湘(1987)明确地给予了辨析,他明确地否认了汉语动词倾向于进入作格语言那种句法格局里的可能。

他指出,除非是古汉语遗留的“使动用法”,现代汉语的不及物动词句“他立在树底下”、“他坐在床上”、“我饿了”都不采取“树底下立着他”、“在床上坐着他”、“饿了我”的说法。

第二,在吕先生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供些进一步的句法证据,论证汉语的非作格性。从语法关系上说,受格语言最主要体现的是主格(包括 A 和 S)和受格(P)的对立,作格语言则主要体现的是通格(包括 P 和 S)与作格(A)的对立。和绝大多数受格语言一样,汉语是以主格语为句法主导的,而不是像作格语言那样的以通格语为句法主导。(Palmer 1994: Chpt. 4)

所谓“句法主导”,可以清楚地显现在如下句法事实中。

其一,在并置的连续小句之间,两个同指的主格语,不管是 A 还是 S,后面小句的可以省略(用方括号标示):

(38)a. 宝玉<sub>S</sub> 没趣。宝玉<sub>A</sub> 只得又来找黛玉<sub>P</sub>。

b. 宝玉<sub>S</sub> 没趣,[宝玉<sub>A</sub>]只得又来找黛玉<sub>P</sub>。

(39)a. 宝玉<sub>S</sub> 没趣。黛玉<sub>A</sub> 又来找宝玉<sub>P</sub>。

b. \* 宝玉<sub>S</sub> 没趣,黛玉<sub>A</sub> 又来找[宝玉<sub>P</sub>]。

(40)a. 宝玉<sub>A</sub> 来找黛玉<sub>P</sub>,黛玉<sub>S</sub> 没在。

b. \* 宝玉<sub>A</sub> 来找黛玉<sub>P</sub>,[黛玉<sub>S</sub>]又没在。

例(38)b句成立,表明汉语里 S 与 A 在句法身分上具有一致性,“宝玉 S”和“宝玉 A”可以实现同指,因此可以实现句法省略。例(39)b句不成立,是因为两个小句的主语不同指,处于宾语位置的“宝玉 P”由于与同指的“宝玉 S”句法身分相对立,不能实现句法省略;例(40)b句不成立,也是因为两个小句的主语不同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加星号的这两个句子,如果放在作格语言里,恰恰是合法的。这是因为作格语言一方面 S 和 P 标记为同一种句法角色——通格语,另一方面以通格语为主要句法角色,所以当 S 与 P 为同样位置并且同指时,就可以实现同指省略。

其二,在主句及其包孕的小句之间,也存在着 A 与 A 同指(或 S 与 A 同指)时从句里的主格语隐含的现象(例 42 也可以看做主句及其目的从句,这里姑且也跟包孕小句一起讨论;关于省略和隐含的差异,参看吕叔湘 1979):

(41)a. 宝玉<sub>A</sub> 打算[宝玉<sub>A</sub>]叫上黛玉<sub>P</sub>。 (42)a. 宝玉<sub>S</sub> 闪开[宝玉<sub>A</sub>]好让着黛玉<sub>P</sub>。

b. \* 宝玉<sub>A</sub> 打算黛玉<sub>A</sub> 叫上[宝玉<sub>P</sub>]。 b. \* 宝玉<sub>S</sub> 闪开黛玉<sub>A</sub> 好让着[宝玉<sub>P</sub>]。

同样的道理,受格语言里指同的主格语之间可以实现句法同指隐含,作格语言里,则是像(41)b和(42)b那样,指同的通格语之间可以实现句法同指隐含。

以上这些句法证据的存在,正如吕叔湘(1987)所说:“这就很难把汉语推向作格语言的一边了。”

#### 4.2 受格选择与作格选择的话语动因

世界上的人们之所以倾向于选择这两种语法角色排列形式,有其深刻的话语功能动因。Du Bois (1985,1987)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句法形式往往是语用功能凝结的历史结果,“主语-谓语”这种句法关系,就是语用功能“话题-说明”关系固定化的结果。在及物动词句里,A 常常被选作句法上的主语,同时它也是语用上的话题,V+P 是语用上的说明;在不及物动词句里,S 就是话题,V 是说明,把 S 视同为及

物动词句里的 A,即处理为句法上的主语,是为了体现 S 与 A 在语用上相同的话题身份。这就是很多语言选择受格系统的原因。

那么,另外一些语言选择作格系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说这些语言的人们不遵从“话题-说明”这个语用原则么?研究发现,是另外的语用原则在这些语言中起了关键作用,那就是在句子里如何处理新信息的一条重要原则。一般来说,一个句子只引进一个新信息成分,及物动词句的 A 偏向于是个已知的信息成分,新信息成分放在 P 的位置上;不及物动词句新信息则是在 S 的位置上。这样看来,S 跟 P 在新信息这一点上性质相同,句法上作相同的处理,可以让这种信息分布格局有利于听话人自然地接受新信息。这是以通格为主导的作格系统形成的语用原因。可以这么说,受格系统的形成,是“话题-说明”这条语用原则在与新信息处理原则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作格系统的形成,则是后者战胜了前者。

这样的话语动因,也是理解这两大类语言基本句法格局的根本点。

#### 4.3 逆被动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法过程

受格语言以“话题-说明”原则为主导,无标记句式体现这一原则,语法变化也体现这一原则。受格语言最常见的语法过程是被动化,被动化就是将非施事成分话题化的一种语法操作。如英语:

- (43)a. We stole two Ming vases yesterday.  
我们昨天偷了两个明代花瓶。  
b. Two Ming vases were stolen (by us) yesterday.  
两个明代花瓶昨天(被我们)偷了。

同时,也是将原话题成分降为非话题成分的操作,如威尔士语:

- (44)a. Can-odd y côr neithiwr.  
sing-PAST the choir last. night  
单数-过去时 那 合唱团 昨晚  
The choir sang last night.  
合唱团昨晚做了演唱。  
b. Can-wyd (gan y côr) neithiwr.  
sing-PAST. PASSIVE by the choir last. night  
单数-过去时. 被动 被 那 合唱团 昨晚  
昨晚演唱的是合唱团。

作格语言以报道新信息原则为主导,无标记句式体现这一原则,语法变化也体现这一原则。作格语言最常见的语法过程是逆被动化,逆被动化就是将非受事成分焦点化的一种语法操作。例如:

- (45)a. [ngumai yabu-nggu bura-n] [ $\emptyset_i$  banaga-n<sup>y</sup>u]  
father:ABS<sub>O</sub> mother-ERG<sub>A</sub> see-PAST [ $\emptyset$ ]S return-PAST  
爸爸:通格<sub>宾格</sub> 妈妈-作格<sub>主格</sub> 看见-过去时 [ $\emptyset$ ]主格 回来-过去时  
Mother(A) saw father(O) and [he](S) returned.  
妈妈看见了爸爸,[他]回来了。  
b. [yabui bural-nga - n<sup>y</sup>u nguma-gu] [ $\emptyset_i$  banaga-n<sup>y</sup>u]  
mother:ABS<sub>S</sub> see-ANTIPASSIVE-PAST father-DATIVE [ $\emptyset$ ]S return-PAST  
妈妈:通格<sub>主格</sub> 看见-逆被动-过去时 爸爸-与格 [ $\emptyset$ ]主格 回来-过去时



Mother(S) saw father and (S) returned.

妈妈看见了爸爸,[她]回来了。

普遍的语法调查表明,在主/受格语言里,宾格比主格更常见带有特殊的句法标记;在作/通格语言里,作格比通格更常见带有特殊的句法标记。这说明,主/受格语言里主格更基本、更重要,作/通格语言里通格更基本、更重要。明确地说是:

主/受格语言:  $S+A=$  Subject NPs, 主语与谓语的关系是主要语法关系

作/通格语言:  $S+O=$  Absolutive NPs, 通格语与谓语的关系是主要语法关系

有了这样的系统性认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作格性的  $A \rightarrow$  通格性的  $S$ ”的问题,就可以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句法提升,而不是句法降级了。系统地看,主/受格语言的被动态和作/通格语言的逆被动态这两个句法过程有很强的平行性:

主/受格语言:

主格  $A \rightarrow$  旁格(或删除): 句法降级,减少了一个主要语法关系

受格  $\rightarrow$  主语  $S$ : 句法提升,新创了一个主要语法关系

作/通格语言:

通格  $P \rightarrow$  旁格(或删除): 句法降级,减少了一个主要语法关系

作格  $\rightarrow$  通格  $S$ : 句法提升,新创了一个主要语法关系

我们对这两种类型做了个简单清楚的对比,并不意味着世界上的语言都可以简单归入这两种类型。事实上,纯粹的受格语言和纯粹的作格语言都不是很多,绝大多数语言都或多或少是混合型的。重要的是,混合的方式及其动因,正式基于上述话语原因的。如澳大利亚的 Dyirbal 语就是一种混合型的语言,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种类型不是无规律混合的,明显的倾向性是:主话话题性强的(如人称代词)选用受格格局,新信息特征突出时选用作格格局(Du Bois 1985,1987)。恰恰证明了两种类型话语基础的普遍性。汉语总体上呈现受格语言的特征,有没有一定程度的作格性?即使有,是不是明显地体现了作格格局的话语动因?而“把”字句的使用场合是不是恰恰对应于体现这种话语功能的场合?我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 5 “把”字句:句法操作还是语用操作?

### 5.1 “把”字句系统上无涉逆被动

根据第4节得出的对被动态和逆被动态的系统性认识,我们拿汉语“把”字句来做个简单的比较:

表1 被动态、逆被动和汉语“把”字句的比较

	被动态	逆被动态	“把”字句
主要语法角色:降级(或删除)	+	+	-
次要语法角色:提升	+	+	(-)
谓语:去及物化	+	+	(-)
语义:低影响性	+	+	-

这个表格的内容详述如下:

被动态:施事成分降级为介词的宾语,成为旁语,或删除;受事成分提升为主语;谓语从及物性结构变为不及物性的;句子语义降低影响性。

逆被动态:受事成分降级为介词的宾语,成为旁语,或删除;施事成分提升为通格语;谓语从及物性

结构变为不及物性的;句子语义降低影响性。

“把”字句:施事成分保持原来的句法地位,既没有降级也没有提升;受事成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用“把”标记出来;部分谓语从及物性结构变为不及物性的;句子语义增强影响性。

值得讨论的是“把”字句里的施事角色。上文我们说“施事成分保持原来的句法地位,既没有降级也没有提升”,这是因为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句法证据。但是我们注意到“把”字句在实际运用中经常施事从缺的现象(见郭圣林 2004):

表2 “把”字句主语隐含与否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

	文艺语体	科技语体	政论语体	事务语体
主语隐含句	72	175	202	12
非主语隐含句	1540	60	666	3
隐含非隐含比数	0.047	4.25	0.303	4

我们知道,逆被动态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原来的双论元句经逆被动过程变为单论元句,施事成分变成句子的惟一论元。反观汉语“把”字句,如果按叶、潘文的观点,“把”字把原来的受事角色降级为旁语,那么“把”字句中的施事成分就成了单论元句的惟一论元,它就是不可或缺的了,这样的话,当施事从缺的时候,整个句子的结构如何看待呢?逆被动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新的句法关系的创生,主语从缺的“把”字句,除了使一个句法角色“降级”以外,新创的句法关系是什么呢?

如果按我们的解释,“把”字标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施事从缺的“把”字句就是以“把”字宾语为主要角色(即,次话题)的单论元句。

这就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汉语“把”字句与逆被动句本质上是不同的。

## 5.2 “把”字句的句法动因和语义动因

“把”字句形成的句法和语义动因是什么?上个世纪中叶,以吕叔湘先生“谓语复杂性”的说法最具代表性。这是一种结构角度的解释。近年来延续这一说法的有张敏(2010)的“动后限制”说以及张伯江(2011)的“句末焦点竞争”说。都没有明确说过“把”字句是一种经历了句法操作的语法过程。

从语义角度的解释,有薛凤生(1989)、张伯江(2000)的“完全影响”说。这是侧重于对“把”字标记受影响者这一事实的解释。

从篇章的角度来看,“把”字句具有强烈的依赖上文的倾向(张伯江和方梅 1996:第一章)。根据郭圣林(2004)的统计(见表3),依赖上文的现像总计占到80%,这足以说明“把”字句是一种极度依赖篇章的句式。

表3 “把”字宾语与上文的联系情况

	与上文联系紧密的	与上文联系不明的
小说	169 / 69.8%	73 / 30.2%
散文	209 / 87.8%	29 / 12.2%
诗歌	97 / 82.9%	20 / 17.1%
戏剧	81 / 83.5%	16 / 16.5%
总计	556 / 80%	138 / 20%

“把”字句的上述特点造成两方面的句法后果。

其一,“把”字句难以实现关系化,例如:

(46)完成了任务的工人们

(47)攻下主峰的突击队

\* 把任务完成了的工人们

\* 把主峰攻下的突击队

石毓智(2000)报告了他对《编辑部的故事》的一项统计:“把”字句出现在句子平面是370例,出现在从句平面的只有4例。

考察过“把”字句的篇章属性后,这个现象就不难解释了:强烈依赖上文语篇的“把”字句,当然很难独立地出现在从句里。

其二,“把”字后的宾语不能省略:

(48)我把屋子收拾好了

(49)这件事你别把它放在心上

\* 我把收拾好了

\* 这件事你别把放在心上

叶、潘文强调“把”字的作用是使宾语降级,这是比附逆被动态往往用一个介词使句中的受事成分实现句法降级的,而那些真正具有逆被动态的语言里受事不仅降级为旁语且往往能省略,就像被动态里被动标记往往能使被其操作的施事省略一样。汉语“被”字后的施事常常可以省略,确实是汉语“被”字句对应于其他语言被动式的一个特征;而“把”字句“把”后宾语的绝对不可省,不仅说明“把”字的作用不是让谁降级,而正如我们上面强调的,“把”字特别强调它所标记的那个宾语。

## 6 结语:“把”字句的价值与句式的跨语言比较问题

什么样的句式可以进行跨语言的比较?应该是在各自的语法系统中具有相当地位的。逆被动句在一般语法理论看,是与被动句相当的一种句式,是一种句法变换式。汉语里与被动/逆被动相当的可以说是“被”字句,无论从句中各个角色的价值看还是从语法过程看都是如此。

汉语的“被”字句是明显含有被动化过程的。早期的形式句法简单地把句首主语看成宾语移位造成的,新近有代表性的处理办法尽管不再认为主语是从宾语移位而来,仍然强制性地假定宾语移走,只不过是过一个空算子移位实现的(详见 Huang et al. 2008: 120—124)。这个方案仍然体现了我们上面描述的“施事成分降级,受事成分提升,及物句不及物化”的总体特征。与此同时,句法学者也观察到:“‘把’字结构的推导方式与‘被’字结构不同”,“‘把’不指派任何论旨角色:‘把’字句的主语和‘把’后NP都没从‘把’那里获得论旨角色。‘把’字结构不涉及算子移位”(Huang et al. 2008: 154—174)。这说明他们也观察到“把”字句并不强制性地使施事和受事提升或降级。

以上是形式句法的理论假设。下面我们试图从功能语法的角度对“把”字句和“被”字句的实质差异做出解释。以下是引自郭圣林(2004)的一项统计(表中数字为每万字把/被句数):

表4 “把”字句和“被”字句在不同语体中的分布

	文艺语体	科技语体	事务语体	政论语体
“被”字句	9.69	4.84	2.43	4.78
“把”字句	13.66	12.36	0.36	7.82

这个统计说明,“把”字句对语体选择的倾向性是很强的,这种倾向就是由沈家煊(2002)所论证的“把”字句的主观性语义决定的。相比之下,“被”字句的倾向性就不那么悬殊,在不同语体里显示出一定的普适性。〔1〕这说明,“被”字句是汉语里比较正常的句法现象,而“把”字句则是语用特征鲜明的一种句式。

叶、潘文提出的“把”字句跨语言观,引发我们对句式研究跨语言观察方法的思考。我们觉得,Croft

〔1〕 石毓智(2000)也对“被”字句出现在主句/从句里的情况做了统计,是49/11,也与“把”字句的370/4形成鲜明对比。

(2001)的几句话值得深思:“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揭示语言共性的方法,可以证明个别语言中句法范畴与句法关系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普遍语法。也就是说,没有普适性的句法模板,也没有普遍的句法范畴、关系或构式。”“语言共性不存在于句法结构中,而是在语义结构、象征结构中,即从语言功能到语言形式的映射中。”

“把”字句已有的多项研究表明,它是汉语语法系统中一种偏重主观化表达、具有特殊语用价值的句式,不与一般语法理论中所谓“句法过程”相关。它是与汉语注重主观性表达、注重话题结构、不重论元结构的总体语法特征相适应的。其他语言里有没有相应的句式可做对比,在对汉语之外某种语言做全面、系统的形式和语义、语用观察之前,目前我们还难以得出结论。

## 参考文献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 Bois, John W. 1985. Competing motivations. *Iconicity in Syntax*, ed. by John Haiman, 343—365. Amsterdam: Benjamins.
- Du Bois, John W. 1987. The discourse basis of ergativity. *Language* 63. 4: 805—855.
- Guo, Shenglin (郭圣林). 2004. *Xiandai Hanyu Ruogan Jushi de Yupian Kaocha* 现代汉语若干句式的语篇考察 [A *Textual Study of Several Uniqu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Fud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Ph. D. dissertation, Fudan University].
- Hopper, Paul J., &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2: 251—299.
- Hsueh, Frank F.-S. (薛凤生). 1989. The structural meaning of “ba” and “bei”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Do they really mean disposal and passive? [“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结构意义——真的表示“处置”和“被动”?]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ed. by James H.-Y. Tai & Frank F.-S. Hsueh, 95—125. South Orange, NJ: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NJ. Also in James H.-Y. Tai & Frank F.-S. Hsueh. 1994. *Gongneng Zhuyi yu Hanyu Yufa (Zhongyiben)* 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中译本)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Chinese version)*], 34—59.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James C.-J., Audrey Y.-H. Li, & Yafei Li. 2008. *The Syntax of Chine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Sixu (李思旭). 2012. “Wanquan shouyingxiang” he “bufen shouyingxiang” bianma fangshi de leixingxue yanjiu “完全受影响”和“部分受影响”编码方式的类型学研究 [Total affectedness and partial affectedness: A linguistic-typological perspective]. *Waiguoyu* 外国语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2012. 4: 12—23.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84[1948]. Ba zi yongfa de yanjiu 把字用法的研究 [On the uses of the pre-transitive ba]. *Hanyu Yufa Lunwenji* 汉语语法论文集 [*Essays on Chinese Grammar*], 176—199.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84[1965]. “Bei”-ziju, “ba”-ziju dongci dai binyu 被字句、把字句动词带宾语 [Verbs taking objects in sentences containing “bei” and “ba”]. *Hanyu Yufa Lunwenji* 汉语语法论文集 [*Essays on Chinese Grammar*], 200—209.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87. Shuo “sheng” he “bai” 说“胜”和“败” [On the pair of verbs “sheng” and “bai”].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 1: 1—5.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79. *Hanyu Yufa Fenxi Wenti*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Problems in Chinese Syntax*].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a, Zhen (马真). 1985. "Ba"-ziju buyi "把"字句补议 [Further discussion on "ba" construction]. *Xiandai Hanyu Xuci Sanlun* 现代汉语虚词散论 [On Function Words in Chinese], 200–211.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Frank R. 1994. *Grammatical Roles and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0. Hanyu de youbiaoji he wubiaoji yufa jiegou 汉语的有标记和无标记语法结构 [Marked and unmarked construc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Yufa Yanjiu he Tansuo (Shi)*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 [Study and Exploration on Chinese Grammar (10)], 19–30.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ong, Yuzhu (宋玉柱). 1989. Cong "ba shui dou bu kan zai yanli" tanqi 从“把谁都不看在眼里”谈起 [Remarks on "ba shui dou bu kan zai yanli"]. *Zhongguo Yuwen Tiandi* 中国语文天地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1989. 1: 8–9.
- Tao, Hongyin (陶红印), & Bojiang Zhang (张伯江). 2000. Wudingshi "ba"-ziju zai jinxindai hanyu zhong de diwei wenti jiqi lilun yiyi 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理论意义 [The status of indefinite Ba-construction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0. 5: 433–446.
- Thompson, Sandra A. 1973. Transitivity and some problems with the Ba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208–221.
- Wang, Li (王力). 1943. *Zhongguo Xiandai Yufa* 中国现代语法 [Modern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ang, Li (王力). 1944. *Zhongguo Yufa Lilun* 中国语法理论 [Theory of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Xu, Liejiong (徐烈炯). 2000. Tiyuan de yongchu 题元的用处 [The usage of the concept thematic role]. *Mashi Wentong yu Hanyu Yufaxue* 《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学 [Mashi Wentong and Chinese Grammatical Studies], ed. by Jingyi Hou & Guan'gan Shi, 425–440.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Xu, Liejiong (徐烈炯), & Yang Shen (沈阳). 1998. Tiyuan lilun yu hanyu peijia wenti 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问题 [Thematic theory and related grammatical phenomena in Chinese]. *Dangdai Yuyanxue* 当代语言学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998. 3: 1–21.
- Ye, Kuang (叶狂), & Haihua Pan (潘海华). 2012a. Nidongtai de kuayuyan yanjiu 逆动态的跨语言研究 [Antipassive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Xiandai Waiyu* 现代外语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2012. 3: 221–229.
- Ye, Kuang (叶狂), & Haihua Pan (潘海华). 2012b. "Ba"-ziju de kuayuyan shijiao 把字句的跨语言视角 [The "ba" constructio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2012. 6: 604–620.
- Zhan, Kaidi (詹开第). 1983. "Ba"-ziju weiyu zhong dongzuo de fangxiang 把字句谓语中动作的方向 [The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the verbs in ba construction].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3. 2: 93–96.
- Zhang, Bojiang (张伯江). 2000. Lun "ba"-ziju de jushi yuyi 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 [On the semantics of "ba"-construction]. *Yuyan Yanjiu* 语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0. 1: 28–40.
- Zhang, Bojiang (张伯江). 2011. Hanyu de jufa jiegou he yuyong jiegou 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 [Mapping from Pragmatic Structures to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Chinese]. *Hanyu Xuexi* 汉语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11. 2: 3–12.
- Zhang, Bojiang (张伯江), & Mei Fang (方梅). 1996. *Hanyu Gongneng Yufa Yanjiu*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Functional Studies of Chinese Grammar]. Nanchang: Jiangxi Jiaoyu Chubanshe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Nanchang: Jiangx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Zhang, Min (张敏). 2010. "Dong hou xianzhi" de quyu tuiyi jiqi shizhi “动后限制”的区域推移及其实质 [The postver-

bal constraint as a geographical continuum]. *Zhongguo Yuyan de Bijiao yu Leixingxue Guoji Yantaohui Lunwen* 中国语言的比较与类型学国际研讨会论文 [Paper Present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Comparative and Typological Research on Languages of China]. Xianggang: Xianggang Keji Daxue 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语法讲义 [Lectures on Grammar].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作者简介

张伯江, 男, 1962 年出生, 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领域为汉语语法, 主要论著有《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合著)、《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什么是句法学》等。

# Chinese Syntax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Ba”-construction and Antipassive

Zhang Boji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Contrary to Ye & Pan’s (2012b) view of “ba” (把)-construction as being parallel to antipassive in ergative language,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structure in question is first of all not necessarily a syntactic operation on object and that the object of “ba” does not have to be the result of syntactic demotion as could be seen from either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ctic constituents or argument roles. In addition, “ba”-construction is also a highly transitive clause-type in term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affectedness of O and the definiteness of O. Based on Lü (1987), further evidence has been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that Chinese is not an ergative language. And after the discussion of the discourse motivation of accusativity and ergativity, the properties of passive and antipassive are further revealed, all of which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ba”-construction. In summary, “ba”-construction is indeed in tune with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Chinese grammar system.

**Keywords** “ba”-construction; antipassive; discourse motivation of ergativity